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彙卷之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天地類

日本畧

日本國通鑑前編以爲吳亡子孫入海爲倭故倭自云吳
大伯後也墨談以爲倭國有徐福祠謂爲福後故中國呼
倭爲徐倭似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遼王於角句東
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
二州號秦國但屬之於倭耳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
厓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名各不同多屬之於
日本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入寇亦不

一開皇末徵間則遣人來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則遣人來從儒受經原由廣東而來由明越者則始於唐德宗時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諭而後入貢功臣錄以爲元年遣楊載考畧以爲二年遣趙秩恐皆訛其年分蓋二年四年既貢則五年又何復遣二僧胡又因胡惟庸事箸之祖訓以其國奸詐絕之末樂間三保太監招撫四夷復通嘗見

太祖與國初僧仁一物迭祖闡無逸之詩

太祖詩云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鸞豹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等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又云飄飄瓶錫辭九重
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鷄一呼東方紅

曆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揆筭然非至精
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數度氣化
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筭則中人
爲若輟耕錄所載之法固爲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
今取其易知者併予聞於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
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
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
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

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
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
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
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
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數以後節氣法
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
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巳卯日寅正一刻兩
水餘皆做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二 墓異草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之處今建墓焉其地生草一種能治人心疾蓋緣當時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魯輿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爲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疾不瘳須一茹又徽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子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謂之奇

鍾鼓節

天下晨昏鐘聲數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同有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換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換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過為一通十過為三通

蒲陀洛迦山

蒲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洋其山有善財岩并寺世以觀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走并到彼時見善財或白鶯哥每

每聞之昨讀元人張光弼詩有浦陀山一律引以至事
佛事七晝夜祈見觀世音善財隨心應見大衆瞻仰無不
慶讚詩曰丞相函香至此誠願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謂可
消諸惡征伐容得息大兵金色圓光開寶髻玉毫妙相絡
珠瓊手中示現揚枝露願先干戈作太平據此人言不誣
也吾想觀音乃天地間幻身隨誠致之人心趨向於此耳
豈真在於普陀耶若然則賊舟時來寺之劫者何無神耶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
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皆見之一十五年六月二十五
之夕出京連雨西山水筵湧入都城數尺房屋多倒沒死

者無筭直入 皇城其年無災變者豈非人能勝天意也

空平洞

杭吳山玄妙觀有石洞露於山麓規模夷爽而秀可坐十餘人苟加洗剔之功則妙矣嘗語姑蘇袁求之金陵顧懋涵曰可名其爲空平近惟見其敗草莽泯然無迹詢之乃爲過客遊賞觀主障於迎送遂尔更造以掩予因嘆曰黃冠不識趣掩古狗時情芳洞心荒徑空幸舊日名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集解其義錄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歲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

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啓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啓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關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

之堽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之註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爲檐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婁女婁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也亦以木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鼈故左氏疏曰天鼈

榜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
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曰
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姬觜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
方如口之故。姬觜亦名豕鬚春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鬚
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消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
大梁一名西陸皆以爲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
又名番史記索隱曰番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
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鈇
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榆鬼以義名之
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
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

火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贅矣或有別名而難解者亦不敢錄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名不可以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也然參伐甘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則有三十九名此異也不足書也

生尅制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也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

爲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
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爲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
則喜土尅是爲搏節提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爲旣
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爲鍛鍊全材金尅木是
爲斧斤斲削蓋因尅以爲美此所爲尅中有用故稱之曰
制者乃一拘於生尅之中也

潮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於亭午齒行於世歌括載
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編成三歌
使渡江者庶無中流之嘆耳春秋晝歌云午未未未申寅
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輪夏歌云午未未未申

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
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
時固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
時之晝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已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二刻
半天尚未暝皆屬乎晝也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曉處

三代以前明星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
史佚至戰國時魯有梓謹鄭有裨竈宋有子常齊有甘德
楚有唐昧趙有尹黃魏有石申後世諸家不傳何巫咸甘
德石申三家者傳耶苟以三家圖驗文得陳卓摹著後世
取之然陳卓所言群國出入度數正是訛者筆辨三不

陳卓又何所取耶黃星出自巫咸赤星出自石申黑星出自甘德今以三垣二十八宿不過三色不知當時諸人所定又何色耶且赤者大黃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於一色而更不能兼一星耶王良造父同時之臣宦者宗人後世之稱而不知甘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二國名周以後有也何巫咸之時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安得如高允考五星會東井者質之

錢塘

錢塘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冊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今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錄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抗志以辯

其說考之什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逼
近於錢湖脚西故謂錢塘耳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不
同欲遷一月群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
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爲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
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涼欲遲一月
以爲春夏秋冬方合時宜載之癸辛雜志予以德宗人君
第欲像時隨語臣下吉甫公謹豈不學之士耶苟遲一月
以定四時則飛灰落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真可如李賀
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雖冬不同第以朝

觀會同凡事以此月爲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呂不
韋所定李程特以爲玄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直故
耳

木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
斤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
十六年雨木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冰者凝陰兵
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徵馬氏通考曰木冰者乃寒腸
木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
花也予意洪範傳范氏解恐若未當何休之註因後有沙
隨茗丘之事之故若通考雖得其理而未申明其義夫兩

也水也成花疑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脇於木則木爲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知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稼達官怕亦斯之意成化丙戌冬京都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明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與

雙投橋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誌俗名雙投橋昨讀抄本西湖竹枝集元富春馮士頤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註以常有情人雙投於橋故長橋名雙投

五山十刹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五
山錢塘中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五
州國清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丘為禪院十刹
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
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
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瓦棺為教院十刹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
地上有聲如雨雹然視之蒼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拾
取而破之中有硫黃氣自以為非親見不信也都公譚纂
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

置牛皮於檐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檐竿牛皮不知所
何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爲
異也夫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氣形而神寓焉形
滅而神復於氣矣人物鬼神或長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
氣奮激爲陰所圍則逼迫迸發則成聲爲疾風爲迅雷
遇一物焉翕而成擊而碎莫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
樹木與此爲土丸爲竹針一也或曰土丸竹針故二氣變
化之妙之所成然則若如櫻桃皆長三寸是孰爲而孰較
量之乎曰正陰陽之氣所爲猶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氣
布之也但其忽而形沒而聲此所以妙萬物而爲神又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

七元暗金日

陰陽家七元暗金之日有事大忌犯之者果驗蓋七元甲子共計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七元甲子矣是年箕宿直年算暗金日以星宿配五行陰陽以年咎日爲是近陰陽家不知遂以本日起之則非也雖有通書如無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則後之甲子乃第一元虛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書之於彙易於便覽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 箕星直年 孺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 斗星直年 孺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 牛星直年 孺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丁丑年	丙子年	乙亥年	甲戌年	癸酉年	壬申年	辛未年	庚午年	己巳年	戊辰年	一卯年
紫星直年	畢星直年	昴星直年	胃星直年	婁星直年	奎星直年	壁星直年	室星直年	危星直年	虛星直年	女星直年
屬火星	屬陰星	屬太陽星	屬土星	屬金星	屬木星	屬水星	屬火星	屬太陰星	屬太陽星	屬土星
子未二日是	巳日是	卯戌二日是	丑申二日是	午日是	辰亥二日是	寅酉二日是	子未二日是暗金	巳日是暗金	卯戌二日是暗金	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寅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巳卯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庚辰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癸未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乙酉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丙戌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丁亥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戊子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巳丑年	庚寅年	辛卯年	壬辰年	癸巳年	甲午年	乙未年	丙申年	丁酉年	戊戌年	己亥年
房星直年	心星直年	尾星直年	箕星直年	斗星直年	牛星直年	女星直年	虛星直年	危星直年	室星直年	壁星直年
屬太陽星	屬太陰星	屬火星	屬水星	屬木星	屬金星	屬土星	屬太陽星	屬太陰星	屬火星	屬水星
卯戌二日是	巳日是	子未二日是	寅酉二日是	辰亥二日是	午日是	丑申二日是	卯戌二日是	巳日是	子未二日是	寅酉二日是

庚子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辛丑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壬寅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癸卯年	昴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甲辰年	畢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乙巳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丙午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丁未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戊申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巳酉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庚戌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辛亥年

張星五年

孛太陰星

巳日是

壬子年

翼星五年

孛火星

子未二日是

癸丑年

軫星五年

孛水星

寅酉二日是

甲寅年

角星五年

孛木星

辰亥二日是

乙卯年

亢星五年

孛金星

午日是

丙辰年

氏星五年

孛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丁巳年

房星五年

孛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戊午年

心星五年

孛太陰星

巳日是

己未年

尾星五年

孛火星

子未一日是

庚申年

箕星五年

孛水星

寅酉二日是

辛酉年

斗星五年

孛木星

辰亥二日是

壬戌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癸亥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人

虹蜺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愚意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尔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噴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蜺之暈可見矣若謂之淫恐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蟠螭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又朱子問虹蜺只是氣還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終

散便無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然有神若揚升庵見虹之詩自以為明若刻畫近如咫尺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似有泥矣

七修類稿卷之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
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燕花發後臺見上界
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
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塘天竺寺謬也見蘇
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

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爲時若之應據說題記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爲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廷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鮮其事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脫稿祇以爲董二真可謂感於災異也後往往聞之宦客以二文嘗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南口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錄于天壤類書正博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春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勝火能令民禱社

社在王方

生萬物故祭焉出白虎通家祀戶春爲少陽其氣於

之義出蒸無伐名木無斬山林以春盛德在木暴巫曰令

人向向上奠天哀之而雨巫能接神故暴之字曰男曰巫

人矣考索又口使女巫舞聚蛇八此乃龍馬又鮪何壬壬

早從陰也似當作女人

乃木之成數春故也出月冷註八日於邑之東門之外爲

四通之垓方八尺於東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

垓者取便觀雲氣也方植蒼繒八者帛也漢祀用帛故仲

舒云然八其神共工之非以水行霸於義製之問故祀祭

亦春數八其神共工之非以水行霸於義製之問故祀祭

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畜能與雲雨出陶朱公養

龍五齊三酒之辨曰玄乃玄味之本宜水也清擇巫之清

溝門者聚也水聚族與出讓會今借為門問之問乃取

五蝦蟆錯置社中池蝦蟆水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蝦

詩云龍變或托於所雷震脫尾本草一名苦龍故洪駒父

在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方深八尺數亦木深二尺地數也

陰之義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

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

也夫屬酉酉則金也金能生水故曰豕白駒黍涉

說文曰坎為水皆水義也三歲者久能為令民闔邑南門

鬼神所使出甲種物久則靈矣故用之為令民闔邑南門

置水其外水為陽也復置開北門云陰也即禮具老豕猪一

置于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

死人骨埋之說文豕豕也豕一豕猪而豕應出於北門則

亦達陰之義也說而後施齊射也取人骨理之月令春月

天之所開山淵積薪而燔之積薪欲龍之行雨也央通道

橋之雍塞不行者之道通利其水道使之行也央瀆之

幸而得兩以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黃書財字

財足者取其僅足而已茅草也以此禮天即易曰藉以

謝禮如此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前家人祀灶祀灶於夏取火德生無

舉土功能魁水故禁之更大浚井暴益於坎曰杵於

術也暴之者見其久旱苗稿示不復用奠天哀之道七日

成之乃七火之成數也為四通之坎於邑南門之外方七

赤繒七火赤也其神蚩尤故祭之山海經祭之

以赤雄雞

赤火色七火數

玄酒且清酒膊肺祝齋三日

已上服

衣

尚火也

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

十干

爲大赤龍一長七

尺

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

并大龍亦爲也

各長三丈五尺

共三七尺之數也於

南方皆南向

南火方爲夏也

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

夏則萬物長盛故人

用其世也

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畜夫亦齋三日

居司空

民司也利者也早以爲民故用之也

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

取

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

已上九尺俱火數也

深一尺

一也義也

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

取

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者

已上九如春辭

俱同春義辭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

山陵能令縣邑一徙市

風俗通曰市

特也養贍老

小特以不置也

日徒之若示民無生

義也

於南門之外

義也

夏令故

五日

五土敷也

男子無得入市

損陽而益陰也

人祝中雷

中雷猶中室也

出董仲舒奏也

土功

聚巫市傍爲之

結蓋爲四通之坎於中央

也

植黃繒五

黃土色

其神后稷

社神祭之以母饒

煎醢和黍於上沃之以膏者

出周禮韻會

玄酒具清酒

膊脯各令爲祝齋三日

衣黃

從上也皆如春詞以戊巳

爲大黃龍一長五丈

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二丈五尺

并大龍共五教也

於南方皆南向

南是夏令其間相去

五尺丈夫五人

丈夫亦仕者也故神齋三日服黃衣而舞

之老者伍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

之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神農

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

季立之

二字疑

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壯者舞之也西

方沾

沾音作

北方

下疑

人舞之者或足老

二字

已上既與原書不同或謄寫之誤不敢強解

秋暴巫

有疾人

也

至九日無舉火事

九金成數也秋厲金

火社

金故禁

前

祭器

取水之義家人祠門祭門祭門出文公

爲四通之垓於邑西門之外秋位西方九尺亦金植白

繒九

亦金

數

其神大

昊故祀於秋出月令註

祭之桐木魚大昊司秋紉紉玄酒具清酒膾脯衣白衣他

如春以庚辛日屬金爲大白一長九尺居中央爲小龍

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前義

者九人

老而無妻曰鰥也則萬物

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

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

仲武治兵司馬掌兵者

考蠟基池方九尺深一尺已上解他皆如前

各名作舞舞龍六日成數也故用之禱於名山以助

之名山靈者也又家人祀井祭井出水旺之候故

四通之坎於邑北門之外時既為冬方六尺植黑繒六尺

數黑其神玄冥玄冥水宮之臣少暉之祭之以黑狗子六

水也其神玄冥子乃水神出月今註祭之以黑狗子六

具清酒膊肺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十千

為六黑龍一長六尺水之數也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前

義於北方皆北向順貼其間相去六尺亦水數也老者六人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

生一歲之無將終老者一議尉亦齋

日衣黑衣而立之

對則縣佐之末至冬而川取其義也

奠池如春祠春

四時皆以冰日字也為龍必取潔上必為

龍蓋龍見輒有雲雨之與綠其象類也為之結蓋其上也龍

成而發之

去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天子稱水金龍生水

也故令吏民夫婦皆偶處

取陰陽和而後雨凡求雨之大體夫

夫欲戴匿女子欲和而樂

義神書神農求又曰開袖

山袖皆神原本無此

淵積薪夜擊鼓諫而播之為其旱也

春我祭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

而巳故有加即大水者應減勝也陰其議惟大祭辨皆之

止雨

兩大多令縣邑

以土日

杜水故也

寒水噴

實邑中

清也

荀子曰

不能行絕道使道不通

不得出入市

絕也

令縣鄉

皆掃杜

下也

縣邑

若丞

當

縣令更畜夫三人

以上祝

一人鄉

畜夫若

吏三人

以上祝

一人

里

正父老三人

以上祝

一人

祝一人

祝一人

皆

皆

皆

各衣時衣

春青色

秋白色

只豚

一

羊曰肥

豕曰肥

豕曰肥

黍小米

益美酒

財足祭社

擊鼓三日

于

于

于

于

而祝先

再拜乃

跪陳陳

已復再拜

乃起祝

曰諾

古者

有

有節交曰

天生五穀

以養人

今淫雨

太多

五穀不和

謂

謂

敬進肥牲

牛羊曰肥

清酒以請

社

蠶奉為止

雨除民

所苦

謂

無使陰滅陽

陽曰火

不順于天

天之常意

在於利人

謂

謂

謂

無使陰滅陽

陽曰火

不順于天

天之常意

在於利人

謂

謂

謂

無使陰滅陽

陽曰火

不順于天

天之常意

在於利人

謂

謂

謂

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雨之大體也

子欲其藏而匿之故禁丈夫欲其和而樂也故開陽閉陰

闔閭水故蓋而開火故擊鼓通陽及下文以朱繄紫社十

周末朱衣赤幘言罷社而太陰也朱火色也絡馬雜以之紫

考出文翻通一以辛亥之日易註辛有自新之意亥有微陽

水通而書到即起即日行縣社令長縣若丞縣尉主官長

也從官各城邑闔境內社畜夫里也甲吏胥正老人皆

出至於社下舖而罷食也申時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

止則星乃陽精見

東花園

東花園即宋之富景園也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平內有

石花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相傳舊矣孝宗嘗奉
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諸書皆同而吳廷輔覽勝
詩又以為宋姚妃居此非也今之姚園寺乃其所居蓋相
近因一園字之訛板塊巷名曰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
巷也亦訛傳云爾且考慈雲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
觀此尤見大街處正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支干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為是皆假借獨己亥有義耳
亥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為假借既以甲本戈甲乙本魚
勝丙本魚尾丁本蠶尾戊本武己本几庚酉也辛被罪也
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扭也寅醜也卯臍也

巳蛇屬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
豕屬也愚按其說旣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
爲星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巳亥
旣是蛇豕屬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
當時苟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干支諸家不同史記
曆律書已缺戊巳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戊
爲矜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嗜似皆未當意以生物
隨時庶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
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初生
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
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孽茂

於戊是也巳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
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
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
可揆度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
屈曲也寅顛音顛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顛演於下郊
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巳也陽
氣畢布已矣午忤也陰陽交相愕而忤也未昧也日中則
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
就也萬物成熟成戒也萬物戒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
核也

長城義鄧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
十餘年而後成焉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感始皇者唐虞
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襄郤
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
謚其說必有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因其人而不取歟
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於一身朱朴知建
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於當時是皆有益於後世論者當
不以人而廢言可也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不一人以

爲氣壓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
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于雲非一狀則知晉時
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狀元陳亮云杭西湖之水足以灌城非建邨之地謂湖
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爲奇論予則以謂不然湖
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况宋城南北比今尤長
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觀之湖與城
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爲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塵土日
積元不可灌明也

地震屬陰

辰園雜誌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推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予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抱朴子曰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此說方通

錢氏抗城門名

錢鏐時抗門十座城自南秦望山北抵夾城巷東亘江干西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也曰旣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

舊萊市門外曰益橋門在舊益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
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基曰寶德門在良山門外無星橋蓋
特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故曰腰鼓城

七修類稿卷之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國事類

側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言異之留之茶餅不顧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乎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

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耳

聖誕

太祖生時

陳太后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交場於麥糠中取白藥

一丸置已掌中

太后視之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吞之覺語

仁祖時口尚有香明日

太祖生泐志補遺以為實事而非夢誤矣

紅羅幃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

仁祖寓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幃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
商之玄鳥周之火鳥載之史冊不爲誣也而聖人之生要
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
詳也

子時食

太祖初生不食父之有僧坐於門側

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為禮而僧不

見矣過夜半信然

不生人物

肝胎懸唐興靈蹟三鄉即

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

前有光明山

由舊嘗見五色
旺氣於上故名後

有紅廟

因獲羅故名

今封神為都土地乃

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江東籤語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桅拆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
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頰靈應願以問之

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粹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

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喜而不
伐及車書混一為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
矣豈人為哉

伽藍琰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寺僧散避

太祖祝伽藍以琰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
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琰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
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
乎則琰如前祝投琰如前神既許之因抵濠城依滁陽王
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蛇蟠纓帽

太祖攻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幕官李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乃引觴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象簡龍衣

高廟新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城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官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塔沃之才不知

此乃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箏之辭但少
更之耳彼云前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
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興皆位逼勢敵有以成其私志漢祖雖微亦
為泗上亭長豈特有如我

太祖不階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
誇張先世照耀將來至有妄認其始祖者也豈特有如我
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見天生豪傑上聖之資不可與
常人等也瑛伏讀 御製集中

皇陵碑文未嘗不三嘆三頌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

知

太祖先已命臣下為文述亦詳矣仍以未稱而自撰此尤見聖睿之益聖也今故拜錄二文于左以示將來奉

天承運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

祖宗積德所致茲歌撰

文詞

臣考據弗周則紀載弗稱敢以上請於是

上手錄

大槩若曰朕幼時

皇考為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尔

祖先於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從父挈家渡淮開懇兵後荒田

因家泗州朕記不忘

皇考有四子長兄諱某生於津律

鎮仲兄諱某生於靈璧三兄諱某生於虹縣

皇考五十

居鍾離之東鄉而朕生焉十年後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

待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既而復遷太平鄉之孤村庄歲甲

申 皇考及 皇妣陳氏俱下柩長兄與其子亦繼歿時
家甚貧諫塋無所同里劉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一方以塋
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塋既畢 朕輦然魚托念二親爲
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
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
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歎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還其家
朕居寺時甫兩月未諳釋典罹此飢饉徬徨三思歸則魚家
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南歷金斗西抵魚錫北至顛
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掠殺人時承平既久列郡騷動
仍還皇覺寺又四年顛濠漸黃有警濠城亦破 朕雜處
兵間與元兵相拒期年元兵敗去得其義兵三千人於定

遠遂立師之夜亮將知樞密院事老張既逝得其民兵
男女七萬人攻遂元將參政野先乃移師淮州轉戰和陽
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業建康將相協心賢能匡贊西平
陳友諒東剪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奉款中原順服兵進
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 朕以十五年間遂成大業仰惟
先陵奇秀所鍾雖治葬之時厄於貧瘠衣衾棺槨不能具
脩頌 天地之佑 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顧無以愜
人子之情茲欲啓墳改葬慮茫山川靈氣使体魄不安益
增悲悼姑積土原封勢若峒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
以脩山林之制而已謹獻陵曰

阜陵汝其據事直言無諱臣善長以 上手所歸付詞撰文

臣善長等欽承明訓黽勉論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漢高祖皆起自側微以成德業之盛蓋天將降大任於聖明必先有以起之今皇上述二親之劬勞興夙昔之出處刻石以昭先烈俾後世子孫知積累之厚創業之難思以繼承無疆之基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嗚呼盛哉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銘曰皇矣上帝厥命焜煌監觀四方有道者昌惟今

天子奮跡田里叱風驅霆仗劍而起汝諷始兵蔓於濠梁淵潛時晦隄其施張元君既否紊亂政理命將出師友敦人紀貪殘污穢肆彼剽攘戰功敗劔賞罰無章猛士陰兵險平萃止總戎驚奔歸者如水淦和米闕形勢莫當江流浩

浩瞬息可航采石破傾當塗風靡宣歙長威老倪忻喜經
營建業實帝故鄉號令之行肅如秋霜乃代替王璣之彭
蠡削平兩浙殪彼蛇豕閩廣既服有粵來王青齊獻款底
平豫章師震幽燕君臣北徙空城盡開圖籍弗毀乃作禮
樂乃垂衣裳重譯表獻大開明堂永懷上世原其本始句
容族居川回山峙載渡淮海辟除榛荒或濠或泗奠厥弗
常鍾離之鄉卜葬如此化家爲國靈秀鍾美積善彌久天
賜禎祥脩之於己惟德乃長浚河之原以達其委基岱之
高以觀其上奉天理物君德是揚丕揚大業傳叙無疆贊
勅相臣申命國史昭昭後昆受天之祉

又

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賢
新造皇堂予時乘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往日
艱辛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
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王
寓居是方農桑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鴛羅殃
皇考終而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
叱昂昂既不得與塋地鄰里惆悵忽伊鄭兄之慷慨惠此
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莫何肴漿既葬之後
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束歸故鄉值天
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

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
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慟遙蒼汪氏老母
爲我籌世遺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
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颺颺我何作爲百無所長
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
暮投古寺以趨踰仰窻崖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嗚
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淚俄淅
灑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
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予
思親之心明著日遙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繫于呈住
三載而有雄者兆梁初起汝諷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

城深高城陸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
憂且惧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過道而
無已試與志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奮臂而
相戕知者爲我計畫且陰禱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
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
吉將就凶而不妨耶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劍少頃
獲釋身體安摩從遇朝暮日夜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揚揚
一獲不得再獲再攘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
典鎗予脫侶隊馭馬空疆去遊南土氣舒而光唱農夫以
入伍事秦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城敵野而盈岡率渡清
流戍守滁揚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妙之已逝獨存附

馬與甥雙附馬引兒未接我外甥兒男如見娘此時孟嫂
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數載獨遺寡婦野持
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聚會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餉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
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尚遂立建業四守閔防礪
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自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
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
旗角亢勇者効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
服廣海入降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其疆西有
乎伊洛崎函地險河湟入都胡而市不坊肆虎臣露鋒刃
而燦若星芒已而長驅於并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闕

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拔籍南蕃十有二
國而耒王以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
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鬱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微塋卜者
乃曰不可而地且蔽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
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爲此勒石銘於阜堂世世承運而
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頓首
再拜頓時時而耒享

朱氏世德碑

瑛舊於先輩大臣家獲 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

太祖之手筆也 御製集中所缺近又見剪勝舊聞所載與
此本有異因借校觀訛者辨之疑者存之各於其下什焉

尚或字訛句漏謹依原文拜錄於左碑云本家舊聞本朱

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舊聞本無家字巷在通德鄉上世

以來服勤農業五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

卒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舊聞本胡氏生二子

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

二公初五公初十公九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為祖父母

有二子長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諱世珍元籍陶金戶非

土產市於他方以供歲賦舊聞本無此句恐非先祖初一公困於役

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十有二歲先考

才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

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先考舊聞本無因至鍾離同居

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色

鄉里稱為世長先伯娶劉氏

舊聞本有
一生字

子四人重一公重

二公重三公皆生於盱眙次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

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

河其季也先遷鍾離

後戊辰所生

舊聞本所
生作年字

先伯考有

孫六人兵興未已

舊聞本未已
作已未是

相繼而

舊聞本
作窺字

歿先兄重

四公有子曰文政今為都督重六重七皆絕嗣曩者父母

因某自幼多病捨入皇覺寺歲

舊聞本
無歲字

甲申父母長兄俱

喪次兄守家

舊聞本
作業字

三兄出贅劉氏

某托跡緇流

舊聞本
作至正

二十四年此甚

太祖已建國號吳元年矣

二十四年

二十四歲天下大亂諸兄皆

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

舊聞本
作乃字

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

滁

舊又本
作條訛

和龍鳳三年率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君嘗

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日鄉土之思即訪求故鄉

宗族之所居

舊聞本
無居字

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

距城四十里舉族父母

舊聞本作
兄字訛

昆第四十餘人至始得

與之叙長幼

舊聞本有
之禮二字

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

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

舊聞本有
家字

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高

舊聞本
作先字

祖塋泗州先考塋鍾離

此朱氏之原委

舊聞本
作源流

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

舊聞本
作節字

府為建臺之所也

舊聞本
無此字

實鄉郡焉連歲征伐拓竟吳楚

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

丙辰降制贈

舊聞本
作書訛

曾祖為資德大夫淮

舊聞本淮字南等處

舊聞本南字

中書省左

舊聞本左字

右丞相

次相字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侯

舊聞本侯字

氏吳國夫人

先祖考為光祿

舊聞本光祿二字

大夫江西等處

舊聞本江西字

中書省右

丞相大尉

舊聞本大尉事上柱國同政

吳國

舊聞本吳國作曰

非公先祖妣王氏

吳國夫人

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

舊聞本平章作西

右丞相吳

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一日

舊聞本閏三月十一日

祇詣

本先先嬪焚香

舊聞本黃非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者禮所

舊聞本非行非宜厚奉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先世靈長之澤垂

衍後昆宜得推

舊聞本非

恩三代

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

之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先祖文積功累善天地

舊聞本無地字

之報

舊聞本有施字

茂於厥後

舊聞本

本有我字子孫當體祖父之心

循

舊聞本

德存仁

舊聞本

作以

求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脩書于石

舊聞本

作

以傳信將未有所考焉

世祖像泪

我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

惟元世祖其面髮為泪痕所汙塑工頗加修飾越宿則又

如故也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胡人入主中國
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

朕今天命人歸俺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
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母再啼哭於是朔二
明日遂奏世祖面無泪矣

七脩類藻卷之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元末擾亂

至正初伯顏變亂僞章江西遂有朱光卿廣東羅天麟陳
積萬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珎相繼扇動又賈魯開河生
民嗷嗷石人之事興則韓林兒徐壽輝芝蔴李三枝起而
曼廷天下若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
正浙西張士誠陝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
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濠州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
也長淮以北則山東又有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

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殺戮天兵臨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畧述其本末事情書之於左不知者待博識者又補之焉庶或可以參考於國史也

方國珍始末畧

方國珍台州寧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剽劫海商方乃為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章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為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

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構誣迨死無所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獲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廓擴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畧曰爾起事時元尚承平倡亂海隅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於西暮送款於北此豈大丈夫之為一也吾下

務時鯨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逆詐數
年之間遠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畜
異志規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猜忌四也易交輕侮
五也廓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為人敗吾中原已得其
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
難抹彼若無事交竦禮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於
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我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
上帝好生遠天奪民九也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
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數舟徇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
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其
首惡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爾乃陰扇潛結遙為

聲援以詐交詐友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
二尚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
諭其畧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耶米歸豈意挾詐張士信
接境取爾甚易不敢加兵者吾方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
却遣奸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耶取溫台
水陸並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
較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爲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王帛反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於是有
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無
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前
賀荷

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於學術適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籍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之君爲之依附而已何者王師之渡江左甕電揮至於發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無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異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駭走飛報言天兵遠徧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

自咎拾年之間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
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
之恩更加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
餘生以聽驅策實為萬幸

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謫
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不智愈肆奸兇竟背前
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乃赴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
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
率衆來附悉從原宥不報九月命叅政朱亮祖討之初亮
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
治兵為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

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岩亮祖遂入城徇下仙
居等縣迨至黃岩國瑛燒斃字民君遁海守將哈兒普路
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温州陣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
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時克
之獲賫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
舟師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迨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
湯和共討之和旣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
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於海朝以之為
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於朝實錄之言也又元

誠意伯曰

太祖威震華夷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

漢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張昶

張昶仕元爲戶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太祖見其才敏晉用之累授叅政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
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
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
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心者心常快快時廓擴帖
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
所願也間使人上書頌功德勸

太祖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

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復勸

太祖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

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

長壽丑的等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

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内得書表遂奏之

太祖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

北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

矣是何赦焉遂誅然此於大明實錄上得之於乎昶雖化

我

太祖觀此亦羨維之志也又能於死生之際明焉豈非忠於
元者乎况其文成於國朝夏元吉諸公寧無抑揚於中
予觀元史未書昶節畧見於劉基傳中故特錄出之

沈萬三秀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
是其花園原在蘇州之周莊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柰何殺之得流雲
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黠化

之術也詳近峯聞畧

張士誠始末畧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第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陷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睦爾畏遁或以苗軍揚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賊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當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第士德毋痛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邊為

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士誠不報浙
左承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
之被其番吳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
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抚元因以第士信為平
章二十五年

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秦州明年克高郵
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益
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克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
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
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
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
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
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南臺大
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
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旣疲然後移兵姑
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却薛顯率
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暹呂珍等以舊幣降五

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進
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於
是達軍直搗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娄門士
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
急是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畧曰帝王之興
兵勢相加乃為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
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尔能附
順其福有餘無為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
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又欲突
圍夾戰規闔門少踈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闔又
未决士誠復遣叅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又自出兵

山塘為援陣少却遇春無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往擊敵勢轉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眾上誠馬驚墮水幾死有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照銀旛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挑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柰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月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

事詳平吳錄

陳友諒本末畧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

掠於村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蓋
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
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
諒乘釁襲殺之遂奔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
余闕死之復陷龍興略奔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
諒忌其未不利於已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
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
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
改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已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
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
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

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耒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
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
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
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
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
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
疆場日蹙乃作大艦耒攻洪都有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
百官空國而耒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
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
築城環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

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政乃遣使詣建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闔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開援兵至鄧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正至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瀟磯嘗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讐自辛卯以未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江淮英雉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未死城下

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
那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於
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
軍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朮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
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燔死遂不敢出然
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
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
池州吾不以爲媿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
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
我足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馮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
奉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指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
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燹甲運運與
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
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黜舟大戰
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
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
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
奔還武昌

太祖摩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
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十四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文諒苑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
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始末
如此我

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鯨敵也使劉伯溫不勸

上先伐之養勢有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
口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
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州膠於沙灘韓成假帝授
水使無念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豈及乎殆哉然而天命
有在固不能逃貫晴之流矢也耶

韓山童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脫脫

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數十萬民恐
已思亂矣而樂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
至山童因棗陽有男週歲暴長四尺儲腹如世所塑布袋
和尚者遂倡言弥勒下生天下當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
埋當開河道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
反掘者得之驚詫而倡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
福通等共尊山童為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
氏與其子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據朱罕十五年攻破羅
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礪山夾河迎林兒為
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為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號
宋改元龍鳳偽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蓋

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又陷柞鹿邑
太清官材爲殿居之後朝廷發師誅討福通奉爲主遁安
豐然而亂階既成其黨毛貴田豐李武崔德等四出攻掠
天下擾擾尋俱敗死獨林光直至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爲
天兵所討故也

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鄴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爲業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旆爲偈頌集衆念佛心欲爲亂一日徐浴於藍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勝等倡爲妖術立徐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據蘄水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明遠丁普朗

等盡陷湖廣之什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
入杭州為董博雷所敗十三年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
兵討壽輝於斬壽輝遁去擒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
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為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
友諒等太亂東南尤為盛也

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
郁王顯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為帝紅巾為號衆至十萬
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為相已為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搗殺
之稱汴為京自稱太保性極殘忍所過以人為糧山東河
北多為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兵二道閔先生

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
陷上都焚燒宮闕白不信大刀赦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
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時福通
為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討之力不敵奉偽主遁安豐因
是三道各自據地尋俱敗死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
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為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襲
殺之

倪文俊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
多勇力號蠻子至正十五年聚眾陷武昌漢陽等路迎斬
州盜徐壽輝為主已為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每

州多樂小舟晝夜疾行出人不知所致克捷擄威順王妻
妃殺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甄崇福遂陷荆鄂潭岳黃
蘄澧衡常德寶慶江慶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鶴
諸郡然嬌恣暴銀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
黃州未幾偽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
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笑
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內應毋夢上
干天象况天子乎

芝蔴李

李二號芝蔴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彭早任亦
燒香聚眾反攻陷徐州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十二年

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後卒趙彭二人奔濠州
先是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與孫德崖亦聚眾援濠州
自稱元帥二人既至郭孫友屈已事之繼而彭死均用遂
專任郭不堪與下自往取滁州而均用尋往濟南假與宋
將毛貴合襲殺毛貴進據益都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
又殺均用後與阡部互相讎殺俱滅

明王珍

明王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方其之首也為飛矢損右目
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為其將攻陷
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繼
而壽輝偽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為皇帝復矯徐命使王珍

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怒曰汝能為帝我不能耶遂據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為李思齊敗之又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為帖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六年為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小明主二十七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亡

至正十二年杭湖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帝並載正史至廿二年順帝意猶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見傳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

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

計忽有二狐自內發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雜草耶命開建德門北去實

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聞君應昌馳書示以禍福

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

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

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見剪勝嗚呼杜

鵲啼汴京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於燕乎杭

湖三日不波宋社媿矣况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後乃歷

歷多惟豈非藉乃宋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荅

詩知消譴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可執而縱

之非也

生員巾服

漢酈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今之生巾又讀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何帶易以繅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錄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繅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聞常親服試之至今裁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問着藍

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衣好者乃易青
圓領也